

春申風雲(三)

萬墨林

——我所見的上海光復之役

洪門大哥見黃金榮

居正、呂丹書、楊慶山等在漢口存身不住，只好藉由洪門弟兄安排掩護，分批搭乘江輪，由漢口抵達上海，因為逃得匆忙，大家身上都沒有帶錢，所以在抵滬之初，便遭到了床頭黃金盡，壯士無顏色的苦楚。一行人在上海法租界菜市街福裕里八號，租了一間湫隘狹窄的亭子間，暫且住下。付過租金以後，一日三餐，求一個饅頭一杯開水竟亦不可得。

但是洪門弟兄遍天下，腰無分文也難不住這幾位大亨，楊慶山隻身一人，到黃浦江邊長江輪船碼頭去打了一轉，立刻就打聽到了上海洪門秘密機關設在英租界六馬路同德里十八號，同德米店二樓。

楊慶山循址尋往，在同德米店見到了店東劉錦章先生，雙方一談，曉得都是自家兄弟，而且更是字號響叮噠的亭子號人物，劉錦章和楊慶山談得十分之歡洽，他問明楊慶山的來意，是要會

一會上海方面的各路弟兄，一致攜手為革命大業努力奮鬥。劉錦章立刻慨允代為邀約，請楊慶山次日再去聽同音。臨別之際，劉錦章奉上大洋五元，以備楊慶山零用。

楊慶山回到福裕里亭子間，把聯繫上海弟兄的經過一說，居正等人非常高興，相偕外出上館子吃頓飯，藉充飢腸兼示預祝。四五個人一頓酒飯吃下來，也只花掉了八角大洋。

翌日一早，楊慶山如約往見劉錦章，劉錦章欣欣然的告訴他說：

「各地洪門駐上海的代表，我都已經通知到了。這一批洪門弟兄之中有頭有臉的人物，包括山西徐朗西、山東趙德成和趙錦泉、四川張伯祥、南京劉松茂、江政卿（刻仍在台）與尚長貴，揚州曹幼珊及阮少白、湖北劉克斌、安徽彭伯威，江西李烈鈞，他們約好在明天下午六時，假法租界德興館，為你們各位洗塵。」

那日法租界德興館的一席羣英會，賓主盡歡，快極生平。由於時值大革命怒潮方興未艾之際，

大家談來談去，談的都是如何聯絡各方弟兄，繼續進行革命的大事。最後方始提及，基於行客拜坐客的禮法，為謀求日後進行革命工作有所方便計，羣推楊慶山、曹幼珊和劉錦章為代表，前往拜訪黃浦灘上的「眾家老闊」，法租界大自鳴鐘巡捕房華籍探目黃金榮。黃金榮在滬上三大亨之中向居首席，他是清幫中的聞人，在法租界的華籍巡捕之中，地位以他為最高。

有三位洪門大哥想要見一見黃老闊，口信帶到黃金榮那邊，黃金榮立即表示歡迎，他請楊慶山等到同樂里他的家裏相見。

楊慶山等如期前往，向黃老闊表明來意，「只有金盆開花，沒有清洪分家」，雙方都是自家人，一見面便親熱得很，無話不談。黃金榮很詳盡的將當年法租界的內外環境分析給他們聽，作為洪幫弟兄在上海進行革命工作的參考，黃金榮說：

「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系軍人，現在正在上海租界大肆活動，用意就在打擊革命黨，所以各

位大哥要特別的小心保密。否則，祕密一旦外洩，對於各位的工作，一定會有很大的影響。」

雙方促膝密談，妥籌進行方針。黃老闢一開口便答應儘其可能，全力支援，他特別慎重的提出以次三點：

一、由於他是法租界的華籍人員之一，所以他必須在表面上，儘可能的避免與革命黨人公開往來。不過，黃金榮強調的說：

「萬一遇有重大事件，或者是特殊情況，我深願不惜犧牲一切，全力協助。」

杜月笙來異想天開

黃金榮帶便提出一項要求：洪門弟兄在法租界有所活動，最好儘量避免收藏或使用軍火、武器。

二、他將促使法租界巡捕房，儘量拒絕滿清政府或清吏對於洪門弟兄有所不利的要求，以表示其超然地位。黃金榮說：

「我這樣做，是爲了在暗中保護革命黨人，和洪門弟兄的安全。」

三、列位大哥倘有任何事故，任何問題，有關捕房的可與魯錦臣接洽，其餘各項則與杜月笙籌商。黃金榮面露得色的說：

「魯錦臣和杜月笙，不論什麼事都可以代我做主。而且，諸位大哥和他們的連絡與接觸，他們隨時都會告訴我的。」

黃老闢的這一大篇話才說完，馬上就命人去叫魯錦臣和杜月笙來，飛符召將，片刻即到。當年的杜月笙年方二十四歲，唇紅齒白，精明幹練。黃老闢向楊慶山、劉錦章、曹幼珊三位大哥，一一介紹他的這兩名得力助手，相互見禮過後，黃金榮又當眾交代魯、杜二先生說：

「從此刻起，楊曹劉三位大哥在法租界遇有任何困難，都由你們兩個負責解決。」

杜月笙、魯錦臣唯唯稱是，楊慶山、曹幼珊、劉錦章任務達成，衷心喜悅的興辭離去。這是黃浦灘清洪兩幫又一度通力合作之始，從此以後，黃浦灘有了「有洪有清，才有革命」的說法。

劉錦章、楊慶山、曹幼珊歡天喜地的回到同德米店總機關部，再邀齊各省埠洪門弟兄駐滬代表舉行祕密會議，釐訂了如下的三大洪門弟兄進行革命方針：

一、在法租界福建路四百零八號樓上設立會黨總機關部，那一個四〇八號的樓下，便是由革命黨巨擘張靜江開設的通灣古董店。此一總機關部，即爲洪門弟兄策劃革命行動的大本營。

二、聯絡長江兩岸各省洪門弟兄，隨時準備出師起義，繼續發難，以壯大革命黨人之聲勢，直至中華民國建立時爲止。

三、推居正先生率領楊慶山、劉克斌與趙錦泉，潛返武漢，協助民軍抵禦清軍。

會中，衆家弟兄略略的算了一算，要辦這三件大事，一開始就得有五六百塊大洋的經費，方克濟事。這一筆巨款從何而出呢？想來想去，就只有去找答應儘力協助的黃老闢。

光復後之上海南京路。



由衆家大哥一致議決，推請楊慶山去找黃老闊的私人代表杜月笙，當年的杜月笙先生在黃門剛剛出道不久，方在一家賭場抱抬脚，也就是應付一切麻煩，必要時得充任打手的賭場保鏢。楊慶山很容易的和杜月笙見了面，說明他們的困難所在，要求杜先生設法支援。杜月笙先生單刀直入的問：

「大概要多少錢的經費呢？」

楊慶山據實回答：

「總得有五六百塊大洋才够。」

五六百塊大洋，在辛亥年間確實是一個驚人的數字。難怪杜月笙先生驟聆之下要躊躇半響，無以置答。歇了一陣以後方說：

「過幾天再談吧。」

楊慶山大失所望，意興快快的回到總機關部，把杜月笙先生的神情反應向大家一說，劉錦章當時就眉頭一皺的說：

「數目太大，難怪杜月笙扛不下來。他既然知難而退，這件事就不必再提了。」

衆家大哥全都以為款事絕望。數日後，杜月笙先生主動來邀楊慶山，請他到一間花烟間去密談。杜月笙和楊慶山在「榻橫陳，噴雲吐霧之際交頭接耳，頻頻密議，終於決定了異想天開的一計。

楊慶山籌款有望，與高彩烈的回到總機關部，經過居正先生等人一致贊可，由劉錦章主事的上海洪門總機關部派出了五名彪形大漢，撥交楊慶山指揮。

彪形大漢直入賭場

當夜，十二點敲過，楊慶山率領五名彪形大漢，連他自己在內，每人手拿一聽五十支裝的三砲台香煙，挺胸疊肚，大搖大擺，聯袂闖入由杜月笙負責抱抬脚的那家賭場。是時，正值賭場裏呼么喝六，人滿為患，一日之內生涯鼎盛，賭場老闊財門大開的最熱鬧辰光。

楊慶山和他的五名手下，按照杜月笙和他所商定的「妙」計，六個人同時進入賭場大門，在賭場老闊、司事驚愕注視之下偏又分作六處。六條彪形大漢服飾雷同，手裏又都拿着同樣牌子的香煙罐，但却兵分六路，各自走向一張賭枱。

賭場老闊果然起了驚懼與懷疑，他命人去把抱抬脚的杜月笙先生喊來，將杜月笙先生帶到隱秘的小房間裏，低聲的問：

「方才一道進來六個人，一人手裏拿只香煙罐，你看到了沒有？」

杜月笙先生淡淡然若無其事的答道：

「看到了。」

賭場老闊神情緊張的說：

「月笙，我看他們不像是賭客啊。」

杜月笙先生推波助瀾的道：

「唔，我看也不像。」

「月笙，你去盤盤看，」老闊下達命令般的說：

「看他們是什麼來路？」

「好格。」

杜月笙先生輕鬆瀟灑的聳聳肩，走出祕室，畢直走到楊慶山跟前。

在賭場老闊伙計的密切注視之下，杜月笙昂然無畏的把楊慶山一拉，拉到一個人少的角落，

兩人噁噁喳喳，談了幾句。

交談完畢，杜月笙先生再回到那間祕室，神情略現緊張，告訴那位驚疑不定的賭場老闊說：

「老闊，果然被你一眼看對了，這六位朋友是善者不來，來者不善啊！」

賭場老闊驟聽之餘，嚇得臉色都變了。他急急的在追問杜先生：

「月笙，他們到底是那條路上的？」

杜先生扮個苦笑回答他道：

「在洪，而且都是革命黨。」

賭場老闊不由不大吃一驚，他再追問：

「洪門，革命黨，他們到我這裏來做什麼呀？」

杜月笙舉重若輕，慢條斯理的答道：

「還不是老套，出門在外，一時困難，要想問老闊借幾個盤費。」

賭場老闊鬆了一口氣，馬上就打開抽屜要拿錢。與此同時他說：

「借盤費，那好辦。月笙，你拿這個錢去把他們打發走了吧。」

杜先生酸眼一望，老闊拿出來的僅祇是一二十元。他故作無奈的搖搖頭，沖口而出的說：

「老闊，就怕數目差得遠喲。」

「數目差得遠？」賭場老闊又是一驚：

「月笙，你說要多少才够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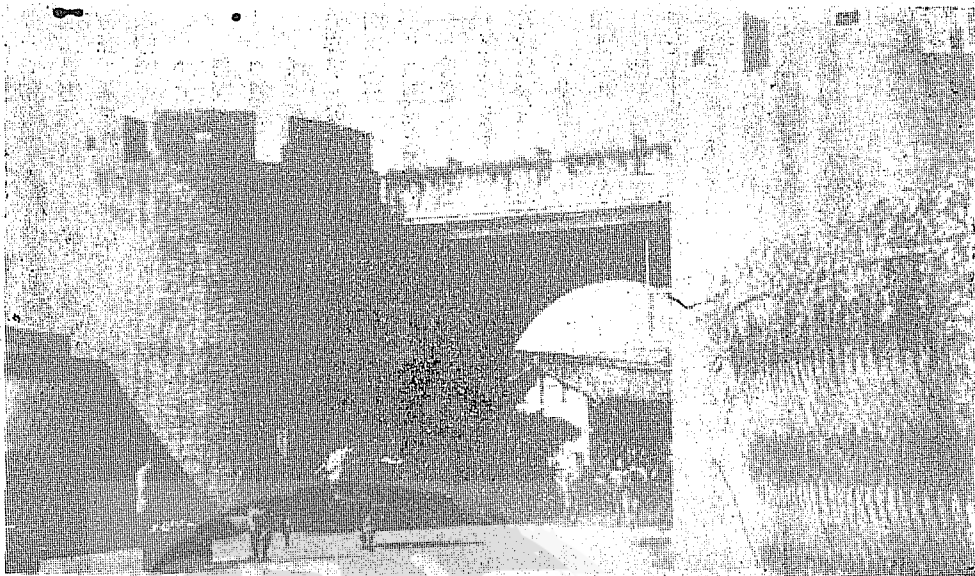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剛才盤過他們。」杜先生振振有詞的道：

「對方攤過牌，他們要借八百塊大洋。」

「八百塊大洋？」賭場老闊着實嚇了一大跳，他苦笑的道：

「月笙，開頑笑也不是這樣開法

民軍佔領後之上海製造局。



的哪？」

杜月笙先生作股正經，歛容正色的道：

「老闊，這不是開頑笑，是真的啊。」

「那不成，」賭場老闊怫然變色，板下了臉孔來說：「月笙，你去找幾個人來，把他們轟出去！」

杜月笙先生一本正經的說：

「老闊，轟他們出去到是很容易，怕只怕，轟出毛病來怎麼辦？」

「轟出毛病來？」賭場老闊大惑不解的問：「月笙你說，會得轟出什麼毛病來呀？」

清洪兩幫並肩作戰

杜月笙先生反問一句道：

「老闊，你曉得他們手裏拿的是什麼東西？」

「三砲台香煙呀。」

杜先生嘿嘿冷笑的道：

「罐子外頭確是三砲台。只不過，香煙罐裏裝的都是炸藥。」

一聽炸藥，腦滿腸肥的賭場老闊差點驚倒，他睜大兩眼，驚異的問：

「真……真的呀？」

「老闊，所以我奉勸你花錢消災，而且還得趁早。」杜先生玩弄賭場老闊於股掌之上，虛聲恫嚇的說：「這種香煙罐頭

炸彈太不牢靠了。碰一碰，或是一不小心落在地上，立時三刻就會爆炸的。」

賭場老闊給吓得魂飛天外，面如土色。他忙不迭的叫賬房間湊了八百塊大洋，雙手捧交給杜先生，嘴唇直在哆嗦的說：

「月笙，你說的一點也不錯。花錢消災，花錢消災吧。要不然的話，他們手裏的炸彈一爆炸，你我全都沒有命啦！還有店裏的這許多人，唉！想想都是可怕。」

杜月笙深沉的一笑，手捧大筆銀兩，再走到楊慶山的跟前，施個眼色，同赴僻處悄聲一談。賭場老闊但見楊慶山好不容易的點了點頭，接過錢去，重回大廳，再作一個暗號，六條彪形大漢，聲色不動的隨他走了出去。杜月笙先生一直把他們送到大門口，眼看他們安然無恙的走很遠了，方才折回身來報告：

「老闊，事情過去了。」

次日，楊慶山等洪門大哥在一家酒樓和杜月笙先生見面。楊慶山將二百元大洋，放在杜月笙的面前，正色的說：

「杜先生，日前我們有言在先，所需經費祇要五六百元，現在到手的却有八百大洋。多餘的兩百塊，得請杜先生收下。」

杜月笙先生一聽，爽朗的大笑，他請楊慶山把二百大洋收回去，懇摯的說：

「賭場裏多的是不義之財，叫他們多出兩百大洋，在賭場老闊是算不了一回事的。列位有的要遠行，有的要留在上海辦大事。費用方面，當然是韓信將兵，多多益善，祇會嫌少，不會嫌多

的。」

楊慶山認為杜月笙先生這個人不但够朋友，重義氣，而且處處為人設想，週到妥密，值得欽敬。他當時就代表各省洪門在滬同仁，鄭重其事的向杜先生道謝，還特為叮嚀的說：

「青山常在，綠水長流，杜先生，我們後會有期。希望你為國珍重。還有，今後留在上海從事革命工作的洪門弟兄，還請杜先生多多分神，時常照顧。」

杜月笙先生雙手一拱，又一拍胸脯的道：

「楊大哥，你放心，一切都包在小弟身上便是！」

人生在世，交結朋友，唯有患難時期，方見真性格，真交情。洪清兩幫弟兄，在全國各地，何慮數千百萬。自辛亥以至大陸淪陷，兩幫弟兄通力合作，並肩作戰，每逢國家有亂，只要中樞一聲號召，立刻擄起手來，相偕赴難，或傾家蕩產，捐輸報效，或拋頭顱，洒熱血，為國捐軀。自辛亥、癸丑二次革命、民四討袁、民六護法，以迄北伐、抗戰、剿赤、戡亂諸役，清洪二幫弟兄所作的貢獻與犧牲，是斑斑可考，不容抹煞的。凡此都是辛亥革命前後，兩幫領袖人物，在上海的一度交往，通力合作所導致。就一部中國會黨史來說，當年華中洪門和黃金榮、杜月笙二先生的結交，確是應該大書而特書的。

三千弟兄慷慨從戎

上海洪門弟兄收到了杜月笙先生妙計得來的八百大洋工作經費，由楊慶山交給居正暫為收存

，並且訂在翌日下午二時，再舉行一次機密會議。開會地點仍在同德米店二樓，屆時出席的各省洪門代表，有湖北方面的居正、何成濬、楊慶山、呂丹書、劉克斌。以及各省代表徐朗西、曹幼珊、劉錦章、趙錦泉、劉松茂、阮少白、彭伯威、趙德成等。與會的洪門大哥，推舉徐朗西先生為主席。經過一番熱烈的討論，決定洪門弟兄參與革命起義，暫以上海和武漢二地為重心，徐朗西、劉錦章、曹幼珊、阮少白、彭伯威等先生負責上海方面，號召洪門弟兄參加上海光復之役。武漢方面則由居正諸先生趕日過返漢口日租界，繼續活動，有以支援武漢革命軍，對抗大股清軍的戰事。同時還分配各人的任務如次：

一、以楊慶山為長江洪門弟兄總聯絡人，多方發動海員船員，支援革命。

二、由劉克斌以紅十字會為掩護，負責聯絡漢口各租界中之洪門弟兄。

三、由趙錦泉以設在漢口的江蘇音樂社為掩護，負責深入下層社會工作。

當時，趙錦泉並提議應多多吸收青年學生，加以訓練，從事情報及領導諸工作，開洪門兄弟公開招收智識份子之先聲。第一批吸收的中國洪門少年，多為當年各省洪門大哥的子弟，如劉錦章之子劉聯珂（字伯琴，現在台灣），趙錦泉之二弟趙庚泉、劉松茂之外甥張有剛、阮少伯之世侄陸銀貴、薛錦忠。這五位中國洪門新少年，是時大都十五六歲，均係由趙錦泉親任訓練責任，把他們帶到武漢，加入江蘇音樂社受訓，名義上習音樂，實則是担任情報工作。同時為免荒廢學

業計，後來復由楊慶山先生轉介到漢口教會所辦的輔德中學入學。

辛亥革命洪流，促成了清洪二幫公開攜手合作，同時也打破了洪幫不大歡迎智識份子參加的慣例，破天荒第一次招收訓練青年學生，使他們參與革命情報工作。在我國三百年會黨史上，全是相當重要的里程碑。至於兩幫高階層人士的自此聯手，幾於滙而為一，全盤破除門戶之見，則更是會黨史上的一件大事。而楊慶山、徐朗西等洪門大哥之與清幫巨擘黃金榮、杜月笙一再併肩作戰，尤且促進了私人之間的情誼。往後杜月笙先生身為上海大亨，他的勢力却遠遠伸到華北，華中與華南。一旦有事，心領神會，如手使臂，立即見效，也正是因為這一次的會晤而結下的善緣。

會黨中人對於中國大革命的貢獻，茲事體大，不在筆者斯篇的報導範圍之內。可是，以各省洪門旅滬代表與黃金榮、魯錦臣、杜月笙三先生之會晤，以及杜月笙先生妙計得銀八百大洋，資助洪門弟兄從事革命工作為始，其所產生的功效，却是很值得一提的。例如前文屢次提及的張承樞先生，即曾說過，當上海首義，攻打製造局之役前後，直接由他指揮的義軍，便有三千餘人。而這三千餘上海革命軍主力，可說完全是清洪二幫弟兄。

張承樞所統率的這三千名義軍的組成，是很偶然而極其巧合的。原來，張承樞字蓬生，他是湖北枝江人，到上海中國公學求學，在北火車站附近，一位同鄉同宗裁縫師傅的家裏，租了樓上

前房半間住下，由而認識了一位湖北黃陂籍的工人田鑫山，這位田鑫山就是幫會的弟兄。由田鑫山的介紹，張承樞又結識了劉福標、孫紹武、王老九等血性漢子，全部在幫。張承樞和他們時相往還，高談闊論。田鑫山、王老九等這批幫會弟兄正因武昌起義，熱血沸騰，亟想到武昌去投效革命軍，跟大隊清軍拚命，但是他們却始終找不到門路，正在報效無門，徒呼負負。田鑫山偶然聽到張承樞提起，他認識革命黨巨擘，民立報的發行人于右任，覺得非常之興奮。當時便提出要求，請張承樞去限于右任先生說說，可否設法送他們到武昌去參加民軍作戰。

張承樞是有心人，一聽這話，頓時就問：「你們大概有多少人呀？」

陳英士夜訪張承樞

詎料，田鑫山一開口答話，簡直把張承樞嚇了一跳。因為田鑫山不假思索的答道：

「總有三千人以上吧。」

張承樞一時不敢信其真，再三盤問，田鑫山却說三千弟兄，只多不少。因此，張承樞才與冲的到民立報，找到于右任先生，把這件事向他一說。連于右老都感到大出意外，難以置信。張承樞便將田鑫山對他所作的分析統計，詳告于右老。于右老方始歛容正色，神情肅穆的說：

「既然有三千多人，那又何必開到武昌去，就在上海動手，力量也儘够了。」

當時在座的，還有張承樞的一位陝西同學劉百泉，他也深然其說。認為能有三千會黨效力，

儘可就近在上海起義，不難一鼓作氣，光復上海。於是，于右老便對張承樞說：

「你先回去，等一下陳英士先生來了，我再跟他商議商議看。」

張承樞回到住處，一時還不敢向田鑫山等人提起。然而，當天晚上，望東南的革命領袖人物陳英士，居然惠然駕臨北火車站張承樞的住處，使張承樞、田鑫山等喜出此外，幾於手足失措。那一晚，陳英士先生問明白了清洪兩幫弟兄參加革命的可能性，他很坦率的告訴張、田等人，革命機關部已經買到了多少桿手鎗，做好了多少顆炸彈，軍械充份，就是缺少發動起義，與清軍作戰的人手，因此，陳英士先生斷然的說：

「如果你們邀得到三千弟兄，那我們就決定在上海發難了。」

瀕行之際，陳英士先生囑咐張承樞，每天要到跑馬廟陳公館去和他聯繫，又命張承樞在翌日下午六時，赴四馬路一枝香西餐館，詳加研討進行方式。

陳英士方走，田鑫山便高興得直跳起來，他拉住張承樞的右手猛力搖撼，歡天喜地的問：

「張先生，現在你已經是革命黨啦？」

張承樞笑着回答他道：

「豈祇我一個人呢，現在我們大家，統統都是革命黨了！」

田鑫山當下便一聲歡呼，衝出門去，喜孜孜的去告訴他的弟兄去了。

是一個大場面，上海革命黨的領導階層幾於全部到齊。其中包括好些位他久仰大名的人物，包括中部同盟會巨擘楊譜笙、陳英士，上海巨紳，江南製造局提調李平書，商會會長葉惠鈞，務本女學校校長吳懷九，民立報發行人于右任等，一共有十幾個人。一邊聚餐，一邊開會，邊吃邊談，當場便決定了四大方針：

- 一、所有革命志士，幫會弟兄即日起不必再往武漢助戰，一概留在上海。
- 二、即日起積極進行在上海發難，以期早日光復上海，進圖東南各埠。
- 三、外交、軍事雙管齊下，積極籌備大舉，妥善佈置一切。
- 四、有關人員每日晚間九時在民立報館會齊，報告工作進度，並相互交換意見。

因此，當上海革命軍進攻製造局之役，以及各項零星戰鬥，可以說俱由幫會弟兄作為主力。除了幫會弟兄之外，便是葉惠鈞所率領的商團，約有數百人。商團團員軍械齊全，經過訓練，隊伍既整齊壯觀，作戰能力亦強，但和參與戰鬥的全部革命健兒相比，在人數上尚不及幫會弟兄的十分之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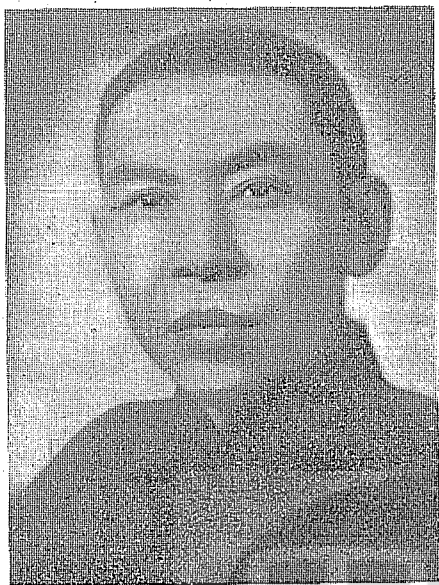
由而我們可以大膽的說，武昌起義係以新軍的主體，上海光復實以幫會弟兄的功勞居第一。

上海商團威風十足

關於辛亥革命上海光復這一頁光輝歷史，值得附帶一提的還有兩點。其一是黃浦灘上中外聞名的商團，其二是吳淞光復軍與吳淞軍政分府。

上海商團源起於民國紀元前五年（一九〇六），當時若干有志之士憤於「東亞病夫」的話評，紛紛發起籌組體育會，以鍛練體魄，研習武課，冀成國之干城為宗旨。短暫期間之內，先後成立的計有滬學會體育部、商業體操會、商餘學會、商業補習會、滬西士商體育會，及華商體操會六個團體，其中只有華商體操會設在滬北租界，後來改成了萬國商團中華隊。

碰巧這一年上清吏雷厲風行，企圖一舉禁絕上海華界的鴉片煙館，却又色厲內荏，唯恐烟民斷「糧」起而暴動。便拉攏華界的五個體育團體做保鏢。由官方商請五個體育團體分別派員維持地方秩序，當即由上海縣城自治公所總董李平書和商界領袖曾少卿出面，組織一個臨時商團，設立司令部，將華界各地分段派人站崗巡邏，前後



辛亥前後黃金榮的得力助手之一杜月笙先生遺照。

歷時三晝夜，果告平安渡過。五團體主事人方知團結就是力量，便將臨時商團改組為商團公會，五團體合而為一，進而協助維持治安，退而每天早操鍛練體魄。

民前三四年間，光宣之交，上海南區出現了一個「燈花黨」，實則為華燈初上之際，伏于暗處，攔路打劫的小強盜，他們將規掠越貨美其名曰：「採燈花」，由於他們悍不畏死，出沒無常，使官府無從弋獲，南市市民談虎色變，一到天黑就不敢出門。於是官府再度商請商團公會武裝出動，站崗守衛，捕捉歹徒。當時的上海道是頗有幹員之稱的廣東人蔡乃煌，他還下了一道煌煌符令，悍匪敢於抗拒商團者，格殺勿論。

上海商團公會在防範「燈花黨」一事上又度立功不少，李平書先生便利利用這個機會，要求上海道蔡乃煌發給槍械子彈，加強實力。經由蔡乃煌專案報請兩江總督批准，一次發給七九步鎗一百二十支，鎗彈五千發。上海商團公會從而成為一個具有武力的民間團體。時今的體育界人士，恐怕很難想像得到，六七十年的體育會是這樣的神氣，威風吧。

到了民國紀元前二年庚戌（一九一〇），英國佔我片馬，日本滅了朝鮮，革命怒潮洶湧澎湃，上海各業青年蒿目時艱，憤於列強侵略，又復基於愛國熱誠，紛紛報效商團公會，使該會人數驟然增加一千以上。於是李平書先生除基本隊外，另設一個預備隊，猶仍不足以容納熱血沸騰的

報國青年，各行各業所自設的商團便應運而生，其聲望著者如清真（回教），軀懷（珠玉等）、洋布、水菓、豆米、書業、參藥、志成（雜糧）、花衣、紙業、永義（鐫刻），以及以地區分的滬西、閘北、滬成、南區、高昌廟、十舖、十五舖、十九舖、二十三舖、二十七舖，第一工商團，乃至商務印書館體育部，救火聯合會體育部等等。每一個組織人數恆在五千人以上，而且普遍包括士農工商社會各階層。他們無分陰時雨雪，排日操練。對外而言目的在於共赴國難，祇禦外侮，其實則在等候時機來臨，全體一致參加革命。

兩次鳴鐘全體出動

八月十九日武昌首義，三鎮迅告光復，上海民衆額手稱慶，歡欣若狂。九月十一各商團便舉行檢閱禮，向上海清吏示威。那一天各商團公推李英石先生為臨時總司令，在九畝地集合各部，操演陣勢，顯示了各商團龐大的陣容，驚人的潛力。九月十二下午，陳英士先生決定了九月十三舉事。李平書先生當晚便召集各商團公會會長，舉行緊急會議，為了保密起見，他只是避重就輕，語意深沉的宣佈說：

「現在時局日見緊張，又到了我們各商團起而維護桑梓，保持治安的時刻。請列位注意，當你們聽到南市救火總會鐘樓上，先鳴鐘九下，再鳴鐘十三下的時候，就召集團員，立刻武裝出動，照舊分段站崗守衛，警奸察究，保全家鄉。」當時，與會的各會長臉上浮現笑容，心中業已明瞭。所謂鐘鳴九下再鳴十三響，實則就是革

命軍起義的暗號，九與十三，代表陰曆九月十三日，武裝出動，分段防守，則是拿起刀鎗，同赴戰場的意。於是，九月十三清晨，當南市救火總會的鐘聲連連響起，各商團團員果然一致出動。大多數的人防守上海各處，也有好幾百人趕上了攻打製造局之役。上海光復里閨不驚，秩序好得出奇，上海商團委實功不可沒。這也是上海光復的一頁祕笈。

光復後的黃浦灘，在上海一共設立了兩個軍政機構。上海都督府設在小東門內海防守，由滬上人士公推陳英士為都督，黃郛為參謀長，此外還有公推的江蘇省民政司司長兼上海民政長李平書，上海財政長沈縵雲，上海農工商務長王一亭（震），上海市政廳正長莫子經，副長顧肇一。

上海市吳淞鎮，向為上海門戶。光復後以其地位衝要，也設立了一個吳淞軍政分府，起先公推湖南人黃漢湘為總司令，朱廷燎為總參謀，楊承溥為民政總長。這三位吳淞首腦人物，黃為警察巡官，朱是江海鹽捕師船總帶，也就是專捉私鹽販子的巡邏艇艇長，楊承溥則為警務區長。不久革命巨子李燮和在上海組織北伐隊，內分男子、女子兩部。黃漢湘等人欽慕李燮和的聲望，專程迎迓他到吳淞，推舉他為吳淞軍政分府水陸總司令，黃漢湘自願担任他的副手，吳淞清軍濟字三營黎天少部也歸於李燮和的麾下，且曾參與光復南京之役。民國元年三月，李燮和呈請辭職。在他上孫大總統的辭呈中有如次的名句：

「……家住洞庭之濱，衡山之陽，有薄田二十頃，古籍千餘卷，鷄黍桑麻，差足自給，

枕書抱膝，頗能自娛。非避東海之濱，欲臥北闕之下。伏乞大總統俯念微忱，不予責備，則青泉白石，無非出自鴻施，掃地焚香，定祝共和萬歲！」當年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批答，也是駢四儷六，都麗典雅，批云：

「……當夫開府吳淞，聯軍蘇浙，橫江鎖鐵，竟膠王濬之樓船，斷水提鞭，直懾苻秦以草木。定倒懸之大局，推發蹤之功臣。今則天下一家，旗新五色，人無二志，政美共和。國家當倚寄於長城，將軍遽退藏於大樹。從赤松而辟穀，

固秦仇已報之心，徙朱地而計家，豈范策未行之故？然而一行已決，早知駒谷難留，百戰餘生，宜遂荷衣初服。用茲嘉許，放李靖為神仙，樹之風聲，使樊侯無容地也。惟買山之錢不備，歉仄滋多，而柱下之史待修，榮名靡替。此批！」

字裏行間，把李燮和比做了萬里長城，大樹將軍馮異、留侯張良、陶朱公范蠡，李靖和樊噲。雖然不曾發給遣散費，可是民國初年，樞府對於各地官吏，崇功報德如此之厚，如此之誠，當時的有志之士也足以感奮了。

中外雜誌的精華。大千世界的寫真

王成聖等著 中外珍聞

第一集 隆重出版 定價台幣60元

「中外珍聞」係應海內外讀者要求，選輯中外雜誌精華之作，加以改編，輯印成書，第一集要目：王成聖：俠骨柔腸蔡松坡。開國珍聞。中外珍聞。綠林都督陸榮廷。王志恆：霧社事件面面觀。李逸儕：在吳佩孚空軍隊的回憶。梁子衡：人海萬花筒。張谷：詩人與總長。張樂陶：政海秘聞。鈕先銘：首都浩劫身歷記。楊森：爆竹一聲除舊、寶島春回憶瀘州。劉方矩：劍子手的下場。蔣君章：宋案真象。賴景瑚：何鍵和張治中、珍珠橋的懷念。錢歌川：博士古今談、男女之間等傑作十餘篇十餘萬言。郵撥一四〇四四中外雜誌社。